

## 《文海》中的梵语译音字

聂鸿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西夏字典《文海》的现存部分共收录明确的梵夏译音用字约 60 个, 每个字的注解都指出该字是“梵语”或者“经典真言中用”, 这与西夏佛教经咒的翻译实践不尽相符。《文海》本编中注明的译音字实际上大都用于音译汉语而非梵语, 专为音译梵语而造的字大多只收录在《杂类》部分里。至于《文海》本编中有一批字也见于夏译咒语, 是因为那碰巧是西夏语、汉语和梵语里都有的音节。

**关键词:** 西夏; 梵语; 音译; 《文海》

**中图分类号:** H21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08)01-0081-03

**收稿日期:** 2007-10-15

**作者简介:** 聂鸿音(1954-), 男,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取西夏文的佛经咒语与相应的梵文咒语进行对勘以猜测西夏字的读音, 这种研究方法在一百年前就已付诸实践,<sup>[1]</sup>后来经过克劳森和王静如的大力提倡,<sup>[2]</sup>“梵夏对音”在构拟西夏音韵方面的作用已经不容置疑。不过时至今日, 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大型研究成果面世, 这主要是因为真正译自梵本或藏文转写梵本的西夏经咒存世绝少, 且大多没有刊布, 而现时所能见到的西夏佛经大都是从汉文本转译的, 其中的语音依据多为汉语而非梵文。我们知道, 即使就译音要求相对精确的咒语而言, 西夏时代的汉语西北方言读法也往往与真正的梵文读法有所差别, 一些性质不明的资料很容易导致人们把汉字和梵文的读音混淆起来, 而正确地区分这两种原语恰是当年克劳森和王静如渴望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 存世西夏文佛经的全面刊布尚属遥遥无期, 所以本文准备先考察一下西夏字典里的译音字, 希望能够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西夏字典里注明的译音字是否与西夏佛经咒语的译音实践相符? 第二, 西夏字典的编者能不能正确区分佛经里的汉语译音和梵语译音? 搞清这两个问题可以加深我们对西夏字典性质的认识。

我们选取《文海》作为基本依据。这部西夏字典在 1969 年由俄国学者进行过细致的研究,<sup>[3]</sup>在其基础上, 中国学者又于 1983 年发表了全文汉译,<sup>[4]</sup>清晰的文献照片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6 年再次刊布。<sup>[5](122-166)</sup>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文海》虽然有大约一半的篇幅亡佚, 但由于这是惟一标有明确韵类和反切注音的西夏字典, 所以它在字音方面给我们的提示要多于其他字书。把这部字典里所收的译音字与最近刊布的西夏译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进行对照, 应该可以大致看出西夏译音字的语音性质。《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991 年出土于宁夏贺兰山拜寺沟的西夏方塔废墟,<sup>[6](20-76)</sup>现存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是迄今所知内容最为丰富的梵夏密咒对音资料。<sup>1</sup>

《文海》本编和《杂类》部分共收录明确的梵夏译音用字约 60 个, 每个字的注解都指出该字是“梵语”或者“经典真言中用”。<sup>2</sup>这些注解大都能和另一部西夏字典《同音》形成互证,<sup>3</sup>说明相关的字最初大约就是专为译音而造的。我们看到, 《文海》注明的一些专用译音字又见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夏译密咒, 在相关咒语原本的帮助下,<sup>4</sup>我们很容易确定与之相当的梵音, 例如:

𑖀𑖄 (a), 《文海》杂 9.153 注: “梵语经典语中用。”<sup>5</sup>《本续》F018-13: 𑖀𑖄𑖅𑖆𑖇 (am3ta)。

𑖀𑖈 (e), 《文海》杂 9.221 注: “梵语字母是也。”《本续》F018-25: 𑖀𑖈𑖉𑖊 (ehyehi)。

𑖀𑖋 (ka), 《文海》杂 2.141 注: “梵语字母中用也。”《本续》F018-11: 𑖀𑖋𑖌 (kara)。

𑖀𑖍 (da), 《文海》30.241 注: “真言中用。”《本续》F018-16: 𑖀𑖍𑖎 (buddha)。<sup>7</sup>

𪛗 (pha) 85.142 注:“真言中西天语言是,驱邪恶用是也。”《本续》F018-10:𪛗𪛗 (phaw)。

𪛗 (tva),《文海》24.212 注:“经典真言中用。”《本续》F018-11:𪛗𪛗 (sattva)。

𪛗 (o/),《文海》杂 9.151 注:“经典真言中用,梵语是也”;又见《本续》F018-11。

𪛗 (hū/),《文海》杂 9.152 注:“经典真言中用,梵语是也”;又见《本续》F018-11。

就像汉字的创制和使用情况一样,创制西夏文字的人不可能也没必要为每一个梵语音节都造一个专门的译音字。我们知道,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经咒的汉译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使用具有固定意义的原有汉字,只是在遇到汉语里没有的音时,才临时自造一些专用的译音字来凑合一下。也就是说,在汉译的佛经里,专为表示梵音而造的译音字只占极少数。<sup>8</sup>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西夏文字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并不是每个译音字都能在《文海》中清楚地标示出来。有的字在西夏佛经中相当常见,但《文海》却并没有把它们作为译音字注出,例如:

𪛗 (ma),《本续》F018-16:𪛗𪛗 (matha);《文海》28.141 注:“末豹也,东也,尾也,末也,末尾也,东末尾也,狐狸也,故名末。”

𪛗 (pa),《本续》F018-14:𪛗𪛗 (para);《文海》27.253 注:“爹爹也,比自大之谓。”

𪛗 (ha),《本续》F018-10:𪛗𪛗 (svāhā);《文海》杂 9.211 注:“清除也,令清扫奉送神之谓也。”

𪛗 (ku),《本续》F018-11:𪛗𪛗 (kuru);《文海》6.111 注:“语助何如虽则谓也。”

𪛗 (bu),《本续》F018-16:𪛗𪛗 (buddha);《文海》5.173 注:“伏也,调服善柔之谓也。”

很明显,在一个字的诸多义项中,“译音”被看作是最不重要的,所以只要这个字有具体的意义,西夏字典的编者一般就不会把“经典真言中用”再作为义项列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勘当中我们又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即《文海》注明的许多译音字并不见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咒语。遇到相应的梵文音节时,《本续》的译者似乎倾向于使用其他的字而非《文海》里的专用译音字。例如:

𪛗 (sa),《文海》23.172 注:“真言中亦用也。”这个字最常用来译“菩萨”,而《本续》F018-11 有“𪛗𪛗” (sattva) 一语,其中与 sa 对音的却是“𪛗”。

𪛗 (la),《文海》26.141 注:“真言中用。”而《本续》F018-10 有“𪛗𪛗” (jvala) 一语,其中与 la 对音的却是“𪛗”。

𪛗 (bu),《文海》65.132 注:“经典真言中用之谓。”而《本续》F018-13 有“𪛗𪛗𪛗” (paburu) 一语,其中与 bu 对音的却是“𪛗”。

𪛗 (min),《文海》21.132 注:“经典中真言字是。”这个字一般认为是带鼻韵尾的,而《本续》F018-27 有“𪛗𪛗𪛗𪛗” (asmin) 一语,其中与 min 对音的却是“𪛗𪛗”,西夏译者宁可多写一个字也不采用现成的“𪛗”。

这种情况显然说明以《文海》为代表的西夏字典并没有成为指导僧侣译经用字的规范,而且从另一方面讲,西夏字典中规定的译音字也不像是僧侣译经实践的总结。我们知道,夏译经咒中带韵母 a 的字大都来自平声第 20 韵,带韵母 i 的字大都来自平声第 11 韵,可是在《文海》的平声第 20 韵和第 11 韵中,我们竟然没有看到一个字标明是专用来译音的。通过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看到,夏译咒语里实际使用的译音字和字典里标明的译音字往往并不完全同音。例如上面例子中的“𪛗”是平声第 17 韵字,而“𪛗”却在平声第 20 韵;“𪛗”是平声第 18 韵字,而“𪛗”却在上声第 16 韵;“𪛗”是平声第 59 韵字,而“𪛗”却在平声第 1 韵。下面是专用译音字在《文海》本编平声诸韵的分布情况:

第 3 韵:𪛗 (9.112), 第 7 韵:𪛗 (12.162), 第 9 韵:𪛗 (14.161), 第 15 韵:𪛗 (20.211)、𪛗 (20.213)、𪛗 (20.222), 第 16 韵:𪛗 (21.121)、𪛗 (21.122)、𪛗 (21.131)、𪛗 (21.132)、𪛗 (21.143)、𪛗 (21.151)、𪛗 (21.213)、𪛗 (21.252)、𪛗 (21.271), 第 17 韵:𪛗 (23.172)、𪛗 (24.212), 第 18 韵:𪛗 (26.141), 第 21 韵:𪛗 (29.162), 第 23 韵:𪛗 (30.241), 第 24 韵:𪛗 (30.262)、𪛗 (31.221)、𪛗 (32.112), 第 26 韵:𪛗 (32.172)、𪛗 (32.212), 第 27 韵:𪛗 (33.252)、𪛗 (35.131), 第 28 韵:𪛗 (35.171), 第 43 韵:𪛗 (53.152), 第 45 韵:𪛗 (54.141)、𪛗 (54.221), 第 51 韵:𪛗 (58.172), 第 55 韵:𪛗 (61.222), 第 57 韵:𪛗 (63.131), 第 58 韵:𪛗 (63.151),

第59韵:𑖀 (65.132), 第75韵:𑖁 (80.211), 第82韵:𑖂 (85.142)、𑖃 (86.131), 第90韵:𑖄 (91.112), 第95韵:𑖅 (93.121), 第97韵:𑖆 (93.151)。

如果不考虑元音长短的区别,梵文常用的元音实际上就只有 a、i、u、e、o 五个,且其中 a 的出现频率几乎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现在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梵文的元音系统如此简单,但其西夏对音字在《文海》里的分布怎么会如此复杂?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被《文海》的编者解释为“经典真言中用”的那些字真的全都是梵语译音字吗?

上面举出的例子中有九个来自平声第16韵,这是个集中收录汉语借词和汉语译音字的韵,<sup>[7]</sup>它的实际读音大致是-in 和-un,实际上,《文海》本编所收的专用译音字大都是用来音译汉语的,而与此相对,真正在密咒里大量使用的译音字有不少都集中出现在《杂类》部分里,计有“𑖇”(杂 2.141)、“𑖈”(杂 5.271)、“𑖉”(杂 9.151)、“𑖊”(杂 9.152)、“𑖋”(杂 9.153)、“𑖌”(杂 9.212)、“𑖍”(9.221)、“𑖎”(杂 9.222)、“𑖏”(杂 19.261)、“𑖐”(杂 19.262)、“𑖑”(杂 19.271)、“𑖒”(杂 19.272)、“𑖓”(杂 20.111)、“𑖔”(杂 20.112)、“𑖕”(杂 20.113)、“𑖖”(杂 20.142)、“𑖗”(杂 20.251)等十七个。这种情况说明《文海》的编者大致能够区分开音译梵语的字和音译汉语的字,只不过在相关的注释中没能确切指出所谓“经典真言”的实际来源而已。至于《文海》本编中有一批字也见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咒语,是因为那碰巧是西夏语、汉语和梵语里都有的音节。进一步说,西夏人当年在编写《文海》的时候似乎只以非佛教著作和译自汉文的佛典为据,并没有怎么参考译自梵文或藏文的佛教作品,只是把少量来自藏传佛典的资料辑入了《杂类》。其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解读译自梵文或藏文的佛教作品时,经常会感到《文海》不能为我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sup>1</sup> 西夏文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译自藏文本。我们知道,藏文佛经中的咒语虽然写以藏字,但都是据梵文原本丝毫不差地转写过去的,所以完全可以视同梵文。

<sup>2</sup> 现在一般译作“经典”的那个西夏词实际上应该译成“契经”,特指佛教典籍。

<sup>3</sup> 在《同音》里,这些字的注解大都简略地写作“真言”。

<sup>4</sup> 本文使用的梵文咒语参考了孙昌盛的博士论文《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研究》(南京大学,2006年),并经孙伯君、依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台北:嘉丰出版社,2001年)校正。

<sup>5</sup> 本文使用了史金波等《文海研究》里的西夏字编号和译文。

<sup>6</sup> 前面的字母和数字是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中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叶面编号。

<sup>7</sup> 例中的西夏字本音 da,在这里与梵文 ddha 对音,是因为西夏语并不区分浊塞音是否送气。

<sup>8</sup> 这包括临时加上“口字旁”的字和用两个汉字拼成的“切身字”,西夏时代的用例见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中的特殊标音汉字》,载《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 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in North China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 1871.
- [2] 王静如. 西夏语音系导言 [J]. 民族语文, 1982, (2).
- [3] К. Б. Кепинг,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Е. И. Кычанов, А. 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Море писем [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9.
- [4] 史金波, 白滨, 黄振华. 文海研究 [М].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5]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7册) [М].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拜寺沟西夏方塔 [М].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7] 龚煌城. 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J].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2 (4), 1981.

[责任编辑 方建春]